

石景山区离休老干部

抗战记忆

鲁素英：我在解咬村任妇联主任

我叫鲁素英，今年85岁。1930年6月2日，出生在河北定县解咬村。解咬村是一个七个相邻不到半里地的自然村相连着的地方。现隶属于定州明月店镇。从地理上看，解咬村的上下左右、东南西北分别是：小杨咬村、张咬村、吴咬村、王咬村、大杨咬村、李咬村。解咬村的上面是小杨咬村，下面是大杨咬村。村子北十里是定州县城，南二十里是沙河。

我的故事得先从大哥鲁落恒说起。百团大战后，日军在冀中全面大扫荡，冀中抗战进入到了最艰苦、最残酷的岁月。八路军、游击队和广大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，纷纷采用麻雀战、地道战、地雷战、袭扰战、破袭战、游击战，搅和得敌人日夜不得安宁，有效地消灭了敌军的有生力量，拖住了侵华日军的大部分，为正面战场的战略防御，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。

河北定州解咬村是个只有百上户的中心村。别看它和七个村相连，实际面积却不大。村与村的人即使叫不上名，却也都知道是哪个村的。那时，我才10岁，人很机灵，常跟着大哥跑来跑去的满村子窜。后来，才知道大哥是这七个村子的共产党联络员。虽然，大部队已经撤出了冀中，大后方受到了威胁，但解咬村仍是地方武装坚持抗战的最前沿。日本人离村子很近，日本经常派伪军来村子抢粮抢东西，大多数时是鬼子来的人少，伪军来的人多。因为伪军多是当地人，对村子里的情况相当的熟。村子里来了生人，一听口音，伪军们就知道你是哪里人，任何不对劲的情况，很难糊弄得了他们。

那时，干共产党是保密的。时常半夜有人敲门来家里找大哥说事儿。我经常在大哥接头时，在门口看着。后来，大哥说这叫共产党站岗放哨。

那时的农村基层政权牢牢掌握在共产党手里。大哥是共产党，经常收集情报在七个村子里来回走动。伪军汉奸特务也经常到村里出没，也在为鬼子来摸八路的情况。

1941年秋天刨白薯的时候。一

天天刚亮，我跟着大哥出了门。刚出村口，迎面就遇上了三个鬼子和十多个伪军正朝我们走来。大哥不敢跑，就冲着伪军大大方方走去。伪军抬手便打。我扑上去抱住伪军的胳膊，边哭边喊：“不要打我大哥。”伪保长老牛在黑暗中听到我的哭声，“这不是老鲁家的妹妹吗？这么一大早，么去？”“收白薯。”大哥说。老牛就对伪军说：“他们兄妹二人是我们村的，老家是十里八乡的好人。有么子情况找我，这二人是好人，我担保。”伪军一听保长这么说，便放过了大哥。

还有一次，我跟着大哥耕地，大老远就看见敌人悄悄从村子北边来了。就让我边敲锣，边往村南边跑，通知乡亲们赶紧钻地道，躲起来。

1945年6月，我15岁。大哥看我表现好，工作认真，站岗放哨查路条，做鞋做袜做慰问袋子，一样不少，就对我说：“你愿意入党不？你怕不怕？这事儿你也不能对妈说。”我说我听大哥的。大哥就把经常和他在一起的王哥推在面前：“这是王区长，他给你填表。”两个人党介绍人，都是本村的老乡。大哥说，我是你哥，我又是咱七个村的负责人。我不能当自己妹子的入党介绍人。

入了党的我，担子更重了。防范敌人，发动群众，为八路军做好后方保障，人民战争思想非常明确。准备担架是妇女们事，得一家一家地走访定下。我的工作得到了解咬村广大群众支持配合，百姓吃尽了鬼子伪军的苦头，听说摘门板是为了抗日前线，就说，啥时需要，家人没人你摘去就是了，我们的板你们可以随便用。我的妇女担架队，就是分配担架组，安排摘门板。

为了防止敌人偷袭村子，我带着女民兵们，经常要在村外地里搭窝棚睡觉。一天，一个老太太正朝村里走时，发现敌人又从村子北面来了。老太太就大喊鬼子来了。我们起身就朝村西跑，一跑就跑出去了。敌人就把我们的公粮全抢了。大哥得到消息，刚要跑却发现满街胡同全是伪军，没法跑了。伪军冲进来把我们藏的粮食全找到了，把大哥的小驴也抢了。这时，天下开

了雨。敌人就把抢来的公粮装上车，要拉走。驾车的驴是叫驴。任敌人怎么吆喝，就是不好好走。刚走出村，打死都不走了。敌人只好放弃，顶着雨撤了。

还有一次，敌人又来讨伐。我刚吃完饭，抱上小侄子一出村，发现尽是敌人，知道跑不出去了。这时，敌人就来让我去各家串白面。我去了另一家。那家人正在给伪军包饺子做饭。

伪军见我年纪不大，就说：“小姑娘问你个事？谁给你们开会呀？”我一听就是不吱声，不理他们，不接他们的话。这话问得本就是个圈套，你要是顺了嘴，不就向敌人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了吗？

这时，还乡团的也跟着伪军来了。一个胆儿大的就说：“我们没开过会，也没人给我们开会。”我那时是妇联主任，但身份没人知道。我就说：“我们赶紧包吧。”这时，一位大嫂边包边说，伪军要朝东面换岗了。大嫂就趁伪军抢热饺子吃的时候，拉起我们就朝村东面跑了一会儿，就转南跑出了敌人的包围圈。

当时，在冀中抗日根据地，人民战争思想是深入人心的。因为，抗日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。当时，我们写标语贴标语，都有群众掩护。共产党在我们区是在积蓄力量，白天我们不敢动，怕被伪军鬼子发现，就藏着。晚上才出来活动。

我们发动工作很顺畅。那时，我们也斗地主，为的是多积蓄些抗战物资和财富。而且，鬼子伪军来得越多的地方，地主们也就越积极配合我们工作。我们向他们要，鬼子伪军是向他们抢。其实，成分好的，那时大多数都能出钱出力，捐粮捐东西，一点不小气。我们说上一句，你捐得东西和钱越多，也是在为抗日做力量，他们可高兴了。他们就在会上积极表态大担小斗地报捐粮食。

我姊妹五个，老大、老二和我全是共产党员。大哥鲁落恒，是1938年入的党。1945年1月（阴历腊月二十三），敌人突然又来了。他们从北面进来就快速包围了七个村子，只准进来，一个也不准出去。二哥

是持枪民兵，也是民兵的头。一看敌人来讨伐，就在外面向敌人放枪，骚扰敌人，也吸引着敌人朝枪响的地方围攻。这次敌人来的是马队，来去速度极快。听见二哥的枪响，就追了过来。区小队发现敌人马队三十多人，根本打不了人家，就赶紧撤退跑了。民兵们却不知道深浅，七个村连着打。开始还能边打边跑。后来，敌人马队冲得太快了，不一会儿就把民兵们打散了。结果损失惨重了，每个村都死了三四个民兵。解咬村的三个民兵全死了，我家就有两个亲人。其中一个是我的二哥，一个是我的二姐夫。我的妈妈哭成了泪人儿，这边哭儿子，那边哭姑爷。中弹的那个人叫鲁振宗，本来准备腊月二十九结婚呢，结果却被敌打死了。解咬村的百姓，就把这三个人抢了回来。家家户户把寿板子拿来了，当天晚上就把这三位民兵发送埋了。

我从1945年6月入党后，就是解咬村的妇联主任。一直到1949年3月20日，上级宣布我成为吃供给制的脱产干部了。当上脱产干部后，我就调到了六区明月店镇（村）工作。

在冀中平原上的开展抗日活动，太艰难了。八路军游击队没处躲藏，处境十分危险。平原斗争，敌我犬牙交错，特别是没有山区作掩护，情况万分复杂不利。解咬村的党组织，只能靠发动群众、教育群众、动员群众、武装群众，游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，利用七个村庄为战斗堡垒，才能如鱼似水，战胜凶残的敌人。

其实，对革命威胁最大的就是伪军和汉奸。因为多是当地人，对方圆百里内的地方口音，他们十分熟悉。任何风吹草动都隐瞒不了他们。这些伪军有时比鬼子还残暴。

老百姓最气的就是这些人。一次我在村头发现有打扮成乞丐的人，正一拐一拐地朝村里走，假装是来要饭的。有个民兵趁他正走的时候，嘴里假装“咣”的一声，学着枪响。那人也吓了一跳，赶紧趴下了。百姓一拥而上，就把他摁在地上，拿起靠在墙边的石头，高高举



鲁素英，女，河北省定县（现定州）人，1930年出生，1945年参加工作并入党，任解咬村妇联主任。从石景山农委系统离休。

起狠砸在汉奸的脖子后面，汉奸面朝地倒了下去。大家丝毫没有停顿和手软，死死地勒住汉奸的脖子，直到他没有了呼吸，扔在了水沟子里了。后来，敌人再也不敢放一个人单飞了。

那时，解咬村七个村的地道又长又深，大家离着都不远，进去后不知门道的你还真出不来。解咬村地道里不但有十余名八路军伤员，还隐藏着刚刚筹集的军粮。村里的地道多是由地窖改造的。这样，就和冀中平原上其他村子一起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地道战。村连村、户连户、锅台窗台、房前屋后、青纱帐、菜地、沟壑，地下四通八达，处处成了地道口。无论鬼子从哪里来，都能被及时发现，八路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躲藏于地道中，只有游击队打得着敌人，敌人却打不着游击队，让敌人无计可施。最后八路军大反攻时，鬼子伪军汉奸遭到了大惨败。

说实在的，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，入了党，就意味着面对死亡。那就是在为党、为人民时刻准备献身的战士啊，虽然没拿过枪，却也是整天面对死亡，蔑视死亡。没打死过鬼子，可在敌后抗战的后勤保障，也是人民战争的一个重要环节。

采访：兰草 摄影：侯达源

社会主义核心价值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
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中国
我的

梦

